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，要求地域性，正能量，主旋律，原创。不拒草根，不唯名家，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：ls-wbsc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文史 杂谈

老舍辽阳桑梓情

梁廷信

满族著名现代文学家和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，于1899年农历十二月廿三日出生在北京新街口附近小杨胡同(小羊圈)8号一个贫民家里。满族姓：舒穆禄氏，正红旗，名字叫舒庆春。1966年8月24日去世，享年67岁。

水有源，树有根，老舍作品创作的源泉在哪里？追根溯源，笔者怀着对他崇敬的心情，沿着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下的崎岖小道，走进了清后金故都辽宁辽阳东京城(今辽阳市新城村)一带，满族舒穆禄氏大家部族中进行走访。据满族长辈原辽宁省副省长朱川(原籍辽阳，原名徐成芳)介绍说：老舍夫人胡絮青女士生前告诉我：“老舍祖籍在辽阳！”老舍儿子舒乙曾到辽阳东京城寻根访祖，续写《老舍早年年谱》时，他认同舒穆禄氏后裔在辽阳和北京等地，属正红旗。笔者根据满族长辈的介绍和舒乙的认同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在辽阳东京陵乡东京陵村访问到一位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，与老舍同族同姓氏同祖的舒穆禄氏家族后裔——徐光秀老先生。据徐老回忆说：“满清时舒穆禄氏是一个大家庭的部族。我小时候听爷爷徐永盛讲‘永’字辈和‘庆’字辈，都是舒穆禄氏同族同祖的兄弟。我父亲名字叫徐文宗，徐姓也有叫徐庆勇、徐庆占的。从我父亲那辈以后就不按字排辈了。听长辈人讲，舒穆禄氏部族是随龙从赫图阿拉(今辽宁省新宾县)迁到辽阳东京城(辽宁省辽阳新城村)一带，属正红旗。清朝顺治年间在皇室做守卫的那支人又随龙进北……”根据徐光秀老人介绍的史实，笔者又考证了清代满族对姓氏和名字的称呼习俗，是道名不冠姓。满族人姓氏在清代多是按部族居住地的名字定为姓氏的，这样一来满族人的姓氏便代表着一个大家族的共姓。如赵姓就有爱新觉罗氏、伊尔根觉罗氏和西林觉罗氏；舒姓多系舒穆禄氏、舒乐图氏、舒克达氏和舒舒觉罗氏等。满族总共姓氏有679个。后来满族人的姓氏又有了变化，有的冠上翻译成为汉姓；有的将其祖或父名字上第一个字为姓或找一转音的汉字冠为姓的。据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中记载：舒穆禄氏部主要有杨、徐、舒、宿四个名字的首音名姓，其中后三个音，首名姓的发音在东北地区都是一个音，只是译成汉字时写法不同而已，因此叫徐某某、舒某某、宿某某名字的满族人，都属于舒穆禄氏的后代。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》还记载：“舒穆禄氏的后代多分布在辽宁辽阳地区和北京等地。”

从上述满族长辈的追思回忆和后代考证，笔者认为老舍的祖籍在辽阳是不容置疑的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 请与ls-wbscgh@sina.com联系



谈到童年与写作的关系，从小关在笼子里的人可以写写笼子了，写写笼子里的痛苦和挣扎。这是往好的方面说，如果遇上卡夫卡这样的天才，倒也极有可能。不过更大的可能是相反，是被那种环境所窒息。从小待在缺乏新鲜空气的地方，视野之内没有绿色，也没有地平线，肯定是十分糟糕的事情。

我的童年

张炜

我们小时候，身边大人最担心的恰恰相反，是怕我们走得太远，在林野里迷失，怕不小心被一些野物伤害。传说在林子里有妖怪，有难以预测的危险发生。比如说连小小的虫子都会害人，像林子里五颜六色的蜘蛛，有的就有剧毒。蛇、毒蛙、蜚人的黄蜂，深深的水潭，甚至有一种带毒针的鱼能要人命，还有诱人的果子能让人昏迷。总之，危厄太多了，不测之事难以历数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地才充满诱惑，大自然才让孩子们上瘾和着迷。

今天的孩子一天到晚待在屋里倒是安全了，可是这种局促的生活带来的是更大的危险：失去整个童年。

那时候，我们在林子深处突然遇到一个老婆婆，有时竟会怀疑她是不是妖怪变成的，因为平时听多了老妖婆的故事。遇到一个故意吓唬我们的打鱼人或采药人，也会把他想象成一个凶化成人形的精灵。我们的忐忑不安或胆战心惊随时来临，也随时消失。这种冒险的生活就是童年。

比如，我们一伙孩子甚至在村头遇到了一个专门教我们干坏事的老头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比如这一位就是。他教我们怎样掀塌看瓜人的草铺，怎样捉弄老师；还具体指导我们怎样才能把女老师的大辫子剪下来，而且不被她发现。最奇怪的主意，是怎样对付一个凶巴巴的海上老大：那人平时在大海滩上跑来跑去指挥拉网，穿了一条肥大的短裤，老人要我们捉一只刺猬，在那人猝不及防的时候迅速揪开短裤，把刺猬扔到他的裤裆里。

我们喜欢大辫子老师，更害怕那个海上老大，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听从那个老人的话。不过

我们都觉得那个老人虽然坏主意不少，却极其有趣，他和我们说这些坏主意的时候总是哈哈大笑。有趣的人总是对我们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；相反，有的人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可就是没什么意思。我们大家在海边上游荡一整天，连一个有意思的人、怪人没有遇到，也觉得很乏味。

可见，交往朋友也是有风险的，这不光对童年如此，对人的一生都是如此。所以，人从小就应该自我锻炼，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。虽然，我们的吃亏，有时候就是因为交往了坏人：有人因为有趣，结果让我们迷上了，造成了一点后果。但是，这会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，不至于让我们长大之后再翻车。

总之，顽皮的童年配上顽皮的老人，这种生活才有意思，才算是一个童年应有的之义吧。而且，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坏。海边上不仅有各种怪人怪事，而且的确有大坏人。但是，在与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的接触中，我们反而变得爱憎分明。小时候，我们一伙不是没有干过坏事，而是干过许多，好在它们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坏事，更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。

我记得最大的恶性事件，就是我们在和另一伙孩子打架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的一个被对方不小心打坏了一只眼，当时流了鲜血。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当地最响亮最有名的歌手。我到现在仍然怀念他的歌声，惋惜的是当年没有业余歌手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，如果有，相信他一定会很出名。除了唱歌，他还会吹口哨，吹出一首首迷人的苏俄歌曲。

无数的故事已经被我稍加改变写进了作品里，但仍然有许多没写过。

大家 微语

演讲反映了谁的水平

罗振宇

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作家阿城的一段话，他说，“二十年前，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，叫《闲话闲说》，讲的是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。那本书是一个出版社的经理跟我约的稿，我就把几次关于这个话题的演讲集合在一块儿，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听众的水平。”你有没有觉得奇怪？

他说这本书“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听众的水平”，一本书，反映的应该是作者的水平啊，怎么反映的是听众的水平呢？对，理解了阿城这句话，就理解了书面写作和口头表达之间的核心区别。

书面写作是写自己想写的，对象感可以任意设定，甚至可以设定成不给人看。但是口头表达不行，口头表达必须有对象，必须接受对象对我表达的修正。

所以，阿城才说，这本讲演集反映的不是我的水平，而是谁的水平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听众的水平。

谈天 说地

不协调

二月河

《红楼梦》里头有座大观园，大观园里头有个稻香村，人人都说好，贾宝玉却不以为然。

他是从美学上看，认为它“假”。假，就是不自然，不自然就不协调。

比如，满屋子豪华的西洋摆设，案上陈设了一个粗瓷老海碗。

乾隆皇帝也干过这种事。

他在圆明园里头造了个俗世小市，一般和外头一样，歌楼酒肆一应俱全，充“市民”的全是太监宫女。

他一辈子作的那许多诗，人通通都记不住，跟他不知美丑恐怕有关。

中国戏里，一些主题很沉重的剧目，偏有个二花脸、三花脸的丑儿出来插科打诨，我看也是深谙了这个道窍。

永远的稻香

——纪念袁隆平院士(1930-2021)

吴朕宇

年少的您有一个梦想，看见稻粒堆满的粮仓。待到深秋遍地的金黄，中国人不为饥饿彷徨。

萤火微明，夏夜微凉，烛影憧憧沉醉了时光。结束了一生的劳苦奔忙，休憩在这一片金色的土壤。

这是您一生的梦想，水稻高大得遮住了太阳。人们蹲坐在稻穗下乘凉，花生大的米粒满碗飘香。

丰衣足食不再是痴想，几亿多的人口重燃了希望。一粒稻谷的情谊地久天长，相信世界会把您歌唱。

多少人等待田野的金黄，多少人期盼这一粒米粮。如今站在苍茫的大地上，细嗅着这一片永远的稻香。

一鞭残照辉映在夕阳，映照满地的水稻成行。随风轻听它们在歌唱，风中拼凑出您的模样。永远的稻香……